

向战争哲学开战：新闻稿45（2020）



泽田教一（日本）在越南，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涉水过河，以躲避美军轰炸。196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0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提供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4.4%，而2021年全球GDP将上升5.2%。经济停滞和下滑是欧洲、北美以及巴西、印度等大国经济

活动的主要特点。由于欧洲出现了第二波新冠疫情，而巴西、印度、美国的第一波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的这些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数据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中将占绝对主力，即5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世界经济增长的其他贡献者将主要是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亚洲经济体，即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2020年，由于疫情期间进行了大规模封锁，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没有设定增长目标。不过，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表示**，将会为2021年设定目标，不过他重申，增长目标将不仅限于GDP增长，而是着眼“质的稳步提升”，也就是扶贫。会后，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示**，因新冠疫情扰乱经济而陷入贫困的千万个家庭现已脱贫。



Zarina Hashmi (印度) 《这些被蹂躏为荒野的城市》之《斯雷布雷尼察》 2003年

鉴于新冠疫情持续扰乱经济，疫苗效果尚不确定，世界各国应缓和紧张关系，增进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为打破传染链而进行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将能改善遭到破坏的公共卫生系统。然而，这正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巴西、印度、美国等国不情愿的，也恰恰是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倡

的。

当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的立场，采取一切手段为美国公民取得疫苗，而不顾他国人民，不顾病毒无边界的事实时，中国、古巴在呼吁“人民的疫苗”。这种做法将公众健康置于利益之前，主张将各疫苗研制机构的专利汇集起来，并共享Covid-19相关技术。目前，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组织的**COVAX**合作平台，该平台将“支持多种COVID-19候选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该平台涵盖了184个国家，但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不在其内。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四个候选疫苗已进入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在疫苗生产方面已能做到自给自足。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决定加入COVAX。目的是通过切实行动促进疫苗的公平分配，确保发展中国家的疫苗供应，激励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加入和支持COVAX。”

然而，当这些国际倡议取得进展时，美国却在世界各地大肆削弱中国的作用，且对其自身没有任何好处。在南美洲，美国炮制了“**美洲发展计划**”（Growth in the Americas），其目的是吸引美国私营部门的资金来排挤中国的公共投资。在非洲和亚洲，美国发展了“**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提供适量资金，以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除了这些投资载体，美国还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军事联盟，即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于10月访问印度，两国因此**签署**了一项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重要协议的背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采访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从属盟友：核协议与印美战略关系》（**LeftWord Books**, 2007年）一书的作者普拉卡什·卡拉特（Prakash Karat）。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印度外长苏杰生博士（S. Jaishankar）表示，印度并不属于美国“联盟体系”，但随着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的签署，这种迟疑现在似乎已经消失。印度现在是否已经与美国彻底结成了对抗中国的联盟？

普拉卡什·卡拉特：美国和印度之间结成军事联盟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很久。我们现在见证的是2005年由当时的联合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政府签署的国防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在十年后由莫迪政府于2015年续签。现在随着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的签署，该框架在各方面已经完成了制度化。莫迪政府上台后，这一进程才得以加快。2016年《物流供应协议》（Logistics Supply Agreement）签订，这是一个转折点。印度首次允许外国武装力量在本国港口、空军基地进行加油、

维修和保养，这就像美国与其北约盟友签订的《采购和交叉维修协议》（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s）一样。之后，为维护美国向印度提供的通信设备的机密性，双方又签订了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现在又签订了地域合作协议。所有这些所谓的基础性协议都把印度武装部队与美军紧紧锁定。框架协议中还有在第三国联合行动的条款。

如果这都不算军事联盟，那么它是什么？外长在混淆视听，以维持印度不加入任何联盟体系的假象。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这场酝酿中的博弈让四方安全对话的所有成员都牵涉其中。这件事是不是特别重要？

普拉卡什·卡拉特：四方论坛最初是在2007年提出的，由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组成。但由于种种原因，它无法进行下去。中国反对这样的反华平台。澳大利亚在工党政府上台后退出了。但在此之前，四国成员与新加坡在孟加拉湾附近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2017年，作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重启。印太战略在奥巴马时期被称为亚太战略。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加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呈现军事化状态。马拉巴尔演习三十年来都是美印海军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左派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现在，在美国的主导下，该演习已经扩大范围：先是扩大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三国演习，今年（实际上从11月3日开始）又增加了澳大利亚，成为四国演习。

四方安全对话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印度已经像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澳大利亚一样成为了美国的军事盟友。对于五角大楼来说，为了牵制中国，它三十年来处心积虑要将印度拉拢为其亚洲的战略盟友，这一计划是成功的。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印度仅凭经济原因就与中国对立是明智之举吗？印度是不是应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进商业合作，而不是采取近似开战的立场，尤其是印度的GDP还将进一步下降？

普拉卡什·卡拉特：全球疫情过后，为了帮助经济复苏和继续增长，印度有必要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鉴于中国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力，限制对华投资和贸易的想法是极其短视的。目前已经有一些限制措施了。据印度财政部长说，由于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出口订单，一些部门的生产已经恢复，比如钢铁行业。

通过高层会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使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这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但是，政府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却戴着意识形态的眼罩。



K.G. Subrahmanyam (印度) 《城市不是用来燃烧的》1993年

1965年，当印度和巴基斯坦陷入另一场战争时，那个时代的伟大乌尔都语诗人萨尔·卢迪安维（Sahir Ludhianvi）写下一首名为《高尚的灵魂啊》（*Ai Sharif Insano*）的诗。它首先概括了战争残酷的原因，因为，毕竟战争导致了血与火、饥荒、贫困、匮乏。萨尔表示，与其发动一场榨取“人血”的战争，何不发动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

Jang sarmaaye ke tasallut se

Aman jamboor ki khushi ke liye

Jang jangon ke falsafe ke khilaaf

Aman pur-aman zindagi ke liye

向资本主义的压迫开战

为大众幸福而追求和平

向战争哲学开战

为和平生活而追求和平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知灼见。

热忱的，Vijay。



I am Tricontinental:

Nitheesh Narayanan. Researcher, Interregional office.

I am working on documenting AK Gopalan, the leader of communist wing in Indian parliament for 25 years (1952-77), as a parliamentarian. I am in search of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speeches he delivered inside the parliament on various issues and also his role as a communist parliamentarian. This will be published as a book. I'm also writing a short bio of KS Ammukkutty, a veteran dalit-women-agricultural labourer-communist leader for northern Kerala. I am working with the Bouficha Appeal for peace and also assi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eft Publishers.

尼希什·纳拉亚南 (Nitheesh Narayanan)

我正在记录AK·戈帕兰 (AK Gopalan) 的事迹，他作为议员在印度议会内领导共产党派长达25年 (1952-1977)。我在搜集他在议会内就各种议题发表的演讲原文，了解他作为共产党议员发挥的作用。这些将成书出版。我还在撰写KS·阿木库提 (KS Ammukkutty) 的简单传记，她出身贱民，来自农村，曾是喀拉拉邦北部劳工及共产党的领导人。我正与呼吁和平的布菲茶宣言 (Bouficha Appeal) 合作，还在协助建立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Left Publishers)。